

微小说

她想也没想，便和老师顶起嘴。老师说：“完成比完美重要。”说话时，老师看了她一眼，像自语。

她说：“不完美，完成了又能怎样？”“你没理解我的话。”老师语调忍耐，可她不管不顾，“老师——您不知道我要什么。”

“好吧。”老师站起，意思明确，让她离开。她不动，说：“老师，您能听我说几句话吗？”老师想了想，离开座位，从旁边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对面，目光依然凌厉。

在这个艺术硕士班里，她是旁听生，也只有她，画画。老师是全国有名的小说家，因为崇拜老师她才投奔门下。老师喜欢她的画，一入学就夸，你画画有灵性。老师看了她的“自然系列”《雷》《雨》《风》三张画，破例收她。可是进班后，画画一半就撕，不停地画，不停地撕，越画越撕越烦躁。老师说，你画得够好了。她不解释还是撕。老师有时呵斥，有时哄求，把画画完。可她不满意，永远不满意，三年下来，最终一张画也没画成。老师要求严格，容不下迂阔笨拙，时常把自己带的研究生训得直哭，包括大小伙子，对她也不例外。她怕老师，老师说什么也不吭声，奉行“辩不如泻，语不如默”。

当坐下来的一瞬间，她明白了自己今天为什么会如此反常敢顶撞老师，想让老师了解自己。

她说，我喜欢一个人面对群山，面对

天际，面对大海，面对空旷，想放空自己，可是恰恰相反，在那一瞬间，思绪、画面、感受，四处纷飞，那些东西不是眼睛所见、思想所想、感官所感，是什么，我想捕捉到，画下来，但我做不到，每每以为捕捉到了，想画下来，可画到一半却发现不是我要的，所以撕掉，焦虑。

老师两手十指交叉，放在腹前，看着她，目光变得柔和。“下步怎么办？”

她说：“让自己安下心来。”

“你能做到吗？”

“我不知道。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办。”

几天后老师找她，给她地址和电话。

“你去山里吧，在那待一段时间看看。”老师的一个中学女同学退休后，独自进山养鸡。她去了。

那山在一条北沟的尽头，横在天际。山峰顶天，西侧有巨石，峰与石并立，一高一矮，整体稳固，远望，让人感觉踏实。这里有

个怪名字，叫羊望鼻子。多形象啊，羊从沟里向山峰巨石张望，先看到自己的鼻子。

老师的同学姓林，她叫林姨。林姨读大学时学林业，毕业后一直在林场，用她的话说，这一辈子没离开过大山，没离开过林子。林姨55岁退休那年，承包了羊望鼻子下面的这片荒地，住进了原先人家的房子，那房东西屋、中间厨房，一共三间。开始她没想养鸡，只在荒地上试着栽了些寒富苹果和山梨王，后来才在果树旁用尼龙防护网圈起一块，养了二十几只

鸡。她喜欢大院子，把房前空地垫平踩实，开开心阔，敞敞亮亮，坐在那里向下看去，山林、河流、蓝天、白云，一览无余。下面一里地远，住着另户人家，一对夫妻在沟堂平地种植苞米。

老师和林姨说过她的情况，一见面林姨就说：“住着看，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包吃包住。”她说：“我帮你干活。”

早上，林姨起来时天还没亮。她坐在窗前，手捧一杯白开水，看着山外。山外的山连接着天，天上泛出一条白，随后一片，慢慢地，那白扩散，天亮了。太阳从最远的山脊露出，弯牙，逐渐变大，淡黄，粉红，白色，白时圆满，光芒四射。林姨看着整个过程，安宁，淡然。每天醒来，她都这样静静等着天亮，等着日出。

早饭后，林姨开始打扫卫生。林姨让她到沟下走走，看那对夫妻掰苞米。她没走，站在窗前看林姨干活。林姨先屋里后院子，仔仔细细。里屋外屋每样东西，都用抹布一点点擦拭，擦过一遍，洗过抹布又擦。一夜秋风，院子里落满枯叶，她从屋前扫到院边，把树叶扫到有泥土的地方。先用扫帚，后用笤帚，先大概，后精细，扫过的院子连根草棍都不留。林姨足足干了两个多小时，干活跟她画画一样，庄重大气，不过，林姨轻松愉快。

她问：“每天都这样？”林姨答：“是。你不在这儿，我边干边唱。”“明天我干。”

林姨看着她，笑。“好，每天你就打扫

卫生，一个活。不过，这活你必须干上两个小时，要细致，不能磨洋工。”

她也笑。

第二天她干起来。像林姨那样，相子的立面柜盖，挂钟的前面背面，炕沿炕面，桌腿桌面，暖壶水杯，边边角角，一点一点擦，擦到了，擦细了，边擦边提醒自己专心。擦到门边那张画时停下，看了好一会儿。油画，土房，杈子，菜地，向日葵，晨光照进，向日葵嫣红，菜地翠绿。她感受到清晨的纯净安宁。两个小时下来，她惊讶地发现，心思全在干活上，心里脑袋干干净净。

她干活时，林姨钻进尼龙防护网里捡鸡蛋，收拾鸡场。从尼龙网出来时，林姨捧着一小盆鸡蛋。她把鸡蛋一个一个装进稻草编的篮子，篮子满了，盆里剩下五个。林姨说，这几个咱俩自己吃，中午炒葱花鸡蛋。说着，抱着鸡蛋篓向院边的小三轮车走去。

林姨说：“我把鸡蛋给山下养老院送去，顺便到集上收点青菜叶子，喂鸡。”

她问：“这蛋论个还是论斤卖？”

“这可是纯粹的笨鸡蛋，绿色，贵贱不卖。”林姨坐上驾驶室，点着火。“我养了三年鸡，一个也没卖过。”说着，走了，烧柴油的三轮车冒着烟，突突作响，车身在山上摇晃。哪像60岁的老太太，林姨虎着呢。

她给老师发去微信：“我喜欢这里，更喜欢林姨。”老师秒回：“你这个林姨有故事，仔细了解吧。”

## 春节纪实

（组诗）

李 宏

### 大年初一

一辆车接着一辆车  
总是从狭窄的路面驶过  
他们每个人都洋溢幸福的笑容  
或许他们是走亲戚的  
或许是从故乡来到他乡的

和父亲喝了多半杯白酒  
这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和父亲一起喝酒  
母亲也破天荒地喝了一杯啤酒

我们三个对杯畅饮  
似乎把该说的  
和不该说的话都说了  
我们  
每个人眼里  
都是充满真诚  
都说对自己要好一些  
我们  
就这样彼此对视  
又百般心疼

### 大年初二

蓝天更蓝  
几棵枣树努力向上  
很多麻雀在周围翻飞，蹦跳  
此刻，两只喜鹊从窗前飞过

那盆君子兰又要开了  
一瓶水端正正地站在窗台上  
看着远方的那片云

我没有走出去  
只能躺在床上陪着88岁的母亲  
说着过年的话题

### 大凌河畔

88岁的母亲  
一步一步走到大凌河畔  
偶尔也会坐在长椅上休息一下

我有时给她拍一张照片  
有时候又给她录一下视频  
有时候我们又一边走一边交谈

无非是让我更加坚强一些  
无非是告诉我有关为人处世之道

她总是不放心我  
总是有唠不完的  
在阳光的照耀下  
我又看到了母亲甜蜜的笑容

冰层很厚  
孩子们依然在冰面上奔跑  
有的在岸边荡秋千  
阳光很暖  
柳枝们又活跃起来  
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  
都穿着崭新的衣服

## 和昆虫偶遇

孔庆武

如果不是在摄影师的镜头里，很难近距离欣赏这些超级可爱小家伙萌萌的画面。照片上定格它们瞬间的姿态，动感十足的昆虫，即使是趴卧着也显得憨态可掬。花蕊中，卷曲的枝蔓上、嫩芽上，它们寻觅食物，品尝自然美味。我认识的有蜜蜂、蜻蜓、飞蛾、甲虫……好多叫不上来名字，有幸随着摄影师的镜头，在冬季，遇见这些昆虫，确切地说是欣赏它们形态各异的美图。镜头里的影像，仿佛从摄影师手中穿越了季节，抵达现场领略它们的美。

我居住在辽东半岛一个小城，冬天有赏不完的雪景。有一次，我到个乡镇参加读书分享朗诵活动，车在公路上行驶着，看见远处山顶的积雪像个白头翁。车继续前进，在一弯连着一弯的山路上，盘旋着上坡下坡。山半腰的积雪已融化，杂木林、落叶松林、灌木林，红叶黄叶交错，仿佛深秋，此时山顶是白雪皑皑的雪山，高处奇冷的天气和低处的暖气流共同造就了视觉中罕见的一山两季的景色。

祖母每年选圆嘟嘟的萝卜，切去顶盖，栽上蒜苗，生发出一根根绿色小苗，让屋内不再缺少生机。腊八节那天，还要到东山背阴坡采上一捧映山红，满族称为年息花，生在玻璃罐头瓶，十多日开花，寓意花开吉祥。其实，真正采摘年息花是在清明后，五一前一漫山遍野开放的时候，采回家放在干净的仓房棚厦中，待它自然阴干，用手搓或者石磨磨碎，用细的箩筛过

两遍，拣除木屑草叶等杂质，用干净的牛皮纸包好收藏起来备用。过去满族人家西厢房用来祭祖宗，有祖宗牌位等。老辈人传下来的规矩，祭奠时只用年息花制的香。使用时在专门的木质香碟里面放上净灰，然后放上一条麩子香面，称作“描香”，点燃后满屋子香气扑鼻。现在满族人保留的习俗，已经不明显了，采回来的花，是季节之间的一次真实穿越，亦是祈福平安，也是美化室内增添景色。

在北方，对于守候一季的冬日，幸福总在姗姗来迟的春天的路上。此刻，映山红上面的小甲虫，我看到眼里的就是幸福。于是，摄影家拍摄的小昆虫给漫长季节带来温馨的画面。近距离观察它们的触须、多节肢、复眼、羽翼、背上的壳，也不必担心它们跑掉。平时我们很难集中捕捉到这些有趣的画面，比如蜘蛛完整地结网。我们常常忽略了，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这群可爱的小精灵。它们有爱情、有梦想……不然怎么能编织足迹，怎么能为花朵授粉。观察昆虫，了解它们的生活冷暖苦乐忧患，宛如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时刻，遇见美好。

自然万物，生生不息。一花一虫一果，它们身体里住着岁月之灵。虽然它们在我眼前只是短暂地出现，我亦能想象在绚丽的季节，会和它们再次相遇。

## 姐家的盛宴

赵素霞

一大早，居住在乡下的姐姐来电话邀我去吃杀猪菜。我喜欢吃纯农家特色的杀猪菜，喜欢乡里乡亲们围坐在木桌旁，一边吃着一边聊着家乡话的那种氛围。

姐家居住在离县城有100里路程的东部山区，一进院子，看到姐家的东西屋里都坐满了人，我在东屋找了一个空位置坐下。只见那充满北方风情热气腾腾的杀猪菜，摆满了整个桌子，满屋子肉香缭绕。这由五花肉、猪血肠、酸菜、粉条、冻豆腐等做成的杀猪菜，吃起来肉嫩汤鲜、肥而不腻、开胃解馋。我已多年没有吃过这么爽的杀猪菜了，即使自己在城里的饭店里能吃到，但总觉得没有这个地道。

冬天里的农家，格外有股红火热乎劲儿。大院里规矩地排列着玉米楼子、牛棚、鸡鸭狗舍和猪圈。院子边上那口压井旁两个废弃的石磨碾子，本来粗粝的纹路，已显现出一点光滑来，那是岁月磨砺的痕迹。姐在井的旁边还挖了一个地窖，储藏白菜、萝卜、胡萝卜、土豆等常用菜和苹果、梨等水果。这些青菜和水果，放在地窖里保存既新鲜又长久。那

几个玉米楼子里的玉米，在冬日的阳光照耀下，在白雪的映衬中，你拥我挤地透过缝隙露出黄灿灿的笑脸。房门口的房檐下，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干蘑菇、梨坨子、红辣椒、大蒜瓣、红姑娘等。还有一个圆扁形、透着细密光影儿的大筐箩。卧在稻草圈里的老黄牛，也随着主人冬闲下来，慢慢地呼吸着，鼻翼里现着一股股哈气，偶尔传出几声悠然的叫声。那些鸡鸭鹅们，迈着方步进出自如地在房前屋后院里院外地溜达着，也不用自己打食儿了，饿了，就到食槽里吃主人准备的饲料，显出一副副养尊处优的样子。

晚上，我和姐姐一起张罗晚饭。姐从房后大柴火垛抱来玉米秸子，很少干活、笨拙的我，架起柴点火烧起了大锅，饶有兴致地看那舔舐着锅底儿的火苗，听那噼噼啪啪的柴火燃烧的声音，嗅那偶尔溜出来的玉米秸子的缕缕烟香，感觉姐那美好的生活就像这锅底的火苗，越烧越旺。自家栽种的新稻米，做起饭来更香。一会儿工夫，姐就把米饭煮熟了，菜也做好了。掀开锅盖，一股浓郁的

香气扑鼻而来，那雪白油亮的米饭，真的太诱人了。大锅炖出的菜，就更别提有多香了，无论是猪肉、酸菜炖粉条，还是小鸡土豆炖蘑菇；无论是炖农家毛菜，还是家常小炒，就是味道纯而香。坐在热乎乎的火炕上，围着古旧的木炕桌，享用地道的农家饭菜，一边看着结满冰花的窗子在一点点融化中显现出来的院中小景，实在是惬意极了。

本以为农村的冬天在食物上会单调一些，没想到姐家饭桌上的菜品，一点也没有因为冬季而匮乏，反倒是异常丰富。随姐来到她家那间偏厦屋，着实让我惊讶了！只见那屋子装满了东西，除了摆放新杀的猪肉外，还有大米、玉米、小米、面粉、大豆、小豆等粮食。墙的一角堆挤着一些大缸小缸和坛坛罐罐，里面装满了各种腌渍的菜、酱油大豆烩的豆酱。除此之外，大大小小的网眼儿筐箩里还有各种晒干的萝卜干、干豆角、葫芦条、干蘑菇、干辣椒等干菜。冬日的姐家，让人感到舒坦而温暖，感觉生活是那样的馨香。

## 戏边草

肖复兴

《宋世杰》 我看的第一出京剧是《四进士》，上小学三四年级，我们班一名同学的父亲是个票友，自己张罗演出这场京戏。同学送我一张票看戏，舞台上除了几个桌子椅子什么也没有，光听他父亲一个人哼唧唧唧地唱，没看多一会儿，我竟然睡着了。

读中学，看电影《宋世杰》，是根据《四进士》改编的，周信芳演宋世杰。宋世杰从二公差的包袱里盗得田伦的信件一场，只有一句台词：“他们倒睡了，待我行事便了。”这场戏，宋世杰是如何盗得信的，盗信时的心情如何，读信时的心情又如何？完全靠周信芳的表演，并没有一句道白和唱词。在这样细微的地方，看他的艺术，展现人物的心情，从而塑造人物的形象。这真是本事，是古典戏曲里独有的表演方式。

过去了60多年，周信芳的那一段表演让我难忘。

《四郎探母》 《四郎探母》不是一般的儿女情长，男欢女爱，而是要看人性的挣扎，内心的坦露，残酷现实的面对。

我看出这戏，不怎么在意“坐宫”一折那段经典“对唱”的精彩对唱，不在意那一声“叫小番”惊心动魄翻山越岭的高调门。

我在意的是，杨四郎此一番与众不同的探母，要面对众多人的怀疑、隔膜乃至敌视的眼睛，面对更多世味情势的考验和折磨。在必须要面对舆论和世人面前的忠孝节义的拷问同时，还要面对自己的情感和内心真实而残酷的逼问。

有时候，我们常要面对很多问题的逼问或追问。不敢面对这样的逼问和追问，便很难迈出探寻前行的脚步。

《锁麟囊》 程砚秋的戏，在我看来，《锁麟囊》最好。

除了程砚秋的唱腔和表演出色之外，也在于剧本写得好好。这得归功于翁偶虹先生。首先，题材选得好，是一种艺术的选择，而非对时令的躬逢，或对权势的讨好。他将一个原来富家女薛湘灵和一个贫寒女赵守贞，在世事沧桑和命运跌宕的变化中，位置颠倒，贫富互换，显示各自的心灵与人性，触摸到人性柔软美好的那一面，让人体味并向往人生值得珍存的一种中和蕴藉的东西，这东西才价值连城，让人有活下去的依靠。

记得美国作家奥茨在论述长篇小说创作时曾经说过，一定要把人物放在一个长一点时间段里，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才有命运的变化，才能揭示人心和人性，以及性格。这是经验之谈，没有时间的跨度，就没有人性的深度。《锁麟囊》所达到的人性深度，起码在近人所编的戏中，难以匹敌。

《蝴蝶梦》 《蝴蝶梦》是一出清人的剧，京剧由昆曲改编时更名《大劈棺》。新中国成立后，说有迷信和黄色内容而被禁演。其实，它不过借庄子说事，将一则庄周梦蝶的故事重新演绎，其中对于爱情与婚姻的质疑，颇具后现代的意味。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清新撩人的醒世味道。庄周最后唱“万古大梦总相如”，真的是现代故事的古装版，今古交替，充满反讽，互为镜像。

我看的是梁谷音演出的昆曲《蝴蝶梦》。她演得真好，手里扇子、红纱、喜花，乃至最后出现的斧头，都被她得来全不费功夫一样，成了她的另一种表情和风情。特别是那一方透明的红纱，袅袅婷婷，让她上下左右、胸前身后、眼前嘴中、地上地下，翻飞得如同一个火一般燃着的精灵。咫尺舞台，让她演绎得无限关山，万种风情。

谢幕时，梁谷音将观众献给她们的鲜花，使劲抛向观众席的情景，让我感动。

《琴挑》 “琴挑”是《玉簪记》里的一折。陈妙常弹琴抒遣情意，和情人潘公子互通款曲。月明星稀之夜，琴声悠悠，一对青年男女完全处于古典爱情氛围和情境之中。这样的戏，是很难演的。我国古典戏曲，很多是诗剧，诗的氛围浓郁。很难成戏的地方，也能演得独具魅力，成为只有中国古典戏曲表演中才会有的戏。

所以，钱穆先生说中国戏曲是“锣鼓点中诗意”。我看的是上海昆曲团演出的《玉簪记》，岳美缇演的潘公子，张静娴演的陈妙常。我曾经画过一张她们两人“琴挑”的速写，尽管画得远不如她们演得好，却留下我对“锣鼓点中诗意”的一点记忆和想象。

《打樱桃》 身段和唱腔，各挑起京戏的半边天。程式化的艺术，欣赏的就是这样的程式。

当年余叔岩教授孟小冬时说：“脊梁背上得有戏，转过身下场也得有戏。”这样的戏，靠的就是身段。

《文章会》 是一出小姐怀春的戏，但最有意思的不是小姐，而是丫鬟。丫鬟打樱桃的身段最为著名。当年，年轻时的荀慧生这个丫鬟最出彩。

舞台上，只有一个板凳，别的什么也没有，全靠丫鬟在这个板凳的方寸之间做功课。那身段，不仅将一个天真可爱的丫鬟攀枝够树，边打樱桃边自己吃的劲头儿和风情都显示出来；同时，平添了舞台的气氛和情趣，让观众想象和演员的身段，一起参与到演出和创作之中。

如果舞台上放上一棵真的樱桃树，即便还是这些身段，一定没有了味道，大煞了风景。

《吕布与貂蝉》 三国戏里，吕布和貂蝉，无疑是俊男美女的领军人物。貂蝉所施美人计，和西施一样，背后都是男人所为，不过是争权夺利的一种手段。

人生大舞台，戏剧小舞台。戏就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如果吕布站在对面镜子面前，会看到什么呢？或许，貂蝉也并非那么美若天仙。关键是他是否会看到貂蝉背后金主的意图，而这样的意图，貂蝉是心知肚明的，那么，貂蝉对吕布是爱情吗？

或许，吕布看中的不过是貂蝉的美色，也并没有什么爱情罢了。

镜子内外的貂蝉和吕布，或许比戏更真实。



本版插画 董昌秋